Vol. 7

[illegible] Ch 54 P.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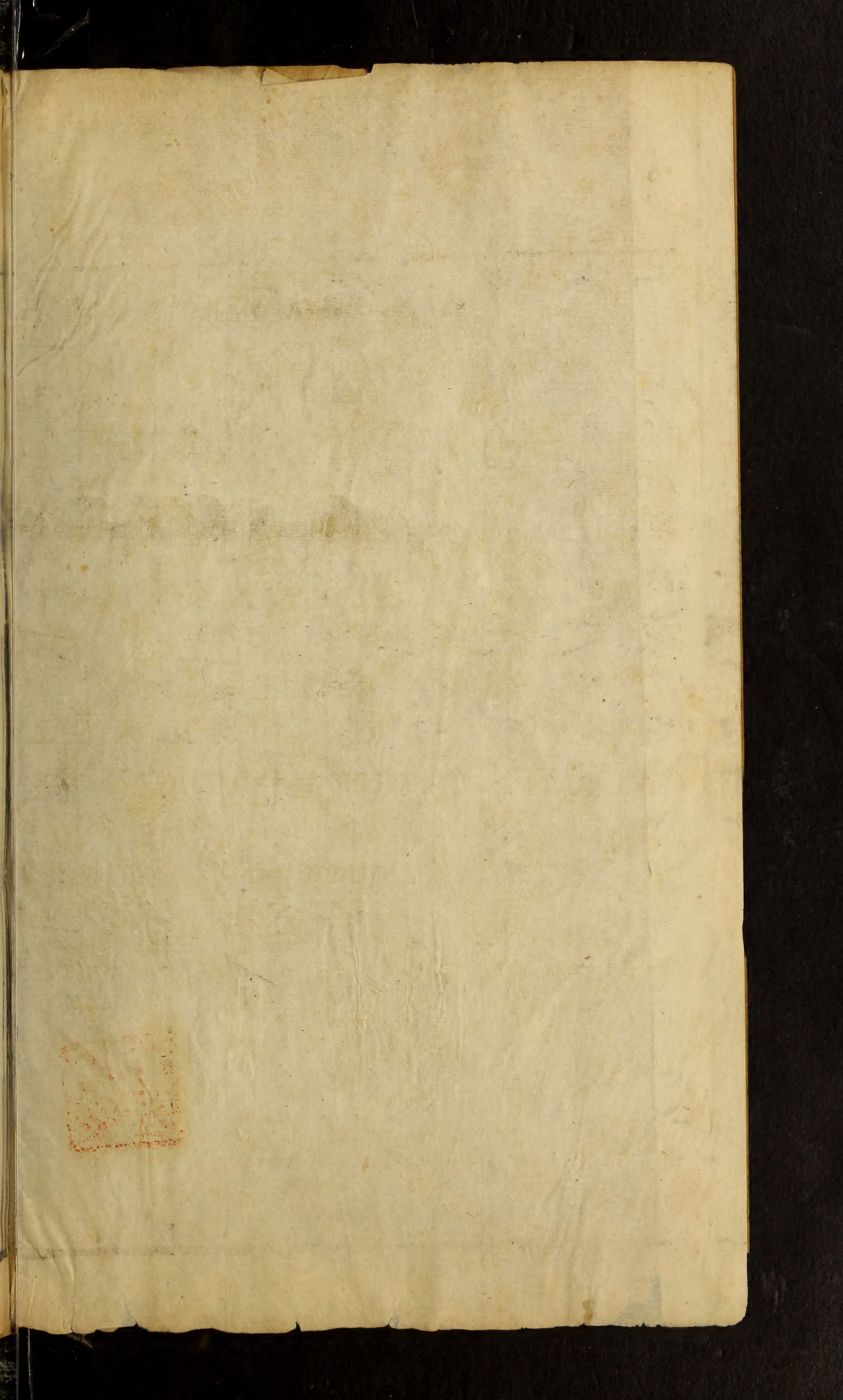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bamboo grove Ch 54 P.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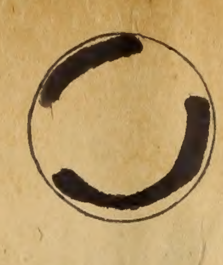
Study 1 & 2. Ch 54 P. 10

[illegible] Ch 55. P. 9

Hall of green bamboo } Ch 51 P. [illegible]
51. P. 5

[illegible] bamboo forest [illegible] 51. P. 6
53. P. 4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書（一作上封事）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

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一作泪）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困）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

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

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

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

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

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傳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一作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

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顒一有聽字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一作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

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咸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禀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一字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

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 太祖時一作臣嘗聞太祖皇帝時 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 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

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閒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効）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

精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虚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効]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若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虚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

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

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佗以三五千人或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為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

感勑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伐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

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

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一作為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况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

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

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論一作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黠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

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乘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

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為狂容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

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贓汙者各舉

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誅）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

一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别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

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

計狂直甘

俟誅夷 臣修昧死再拜

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古者有若陛下不待

擇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二有下

豈不肖之法爭賞不肖既無刑則宜乎設官雖多而

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

職也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illegible]

一[illegible]弊以此而言則[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

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爲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抝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

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其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其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畧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顛不爲浮議所移伏見自至闕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常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言然尚一作但慮山林

草萊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焉若修者悵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爲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一有焉字）

答李詡第一書

修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修使修有過於夫子者

乃可為（一作與）吾子辯況修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知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修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荅慚惕慚惕修再拜

荅李詡第二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

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

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

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

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

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啟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絶而再辱書再而未荅宜絶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嘗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

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
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
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
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
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
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
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
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

敢留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毁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

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強區區力作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強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溺其悅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

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下一作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不至四字先輩足下一作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

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
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
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
罷修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
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甞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甞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中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垂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一有拜字）白（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貺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在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絶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别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别有爲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楊允

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下可見杳乎後

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刋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乎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一作性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時（一有以字）自愛廬陵歐陽修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終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修六經與其弟子論辨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鈌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

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歟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袪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

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

願丞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居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

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内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

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决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

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
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

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畧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作姦）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一有之字一作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

可得乎一本作淺民之深減乎此專務其淺所忽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

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作戾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盖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
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無失
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
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
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
故曰改過不悋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
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
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

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

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别
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
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爲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
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
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
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
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
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乘其導洩之方由禹貢
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

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迹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

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藉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一作蜡祭）論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

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末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

（一本誤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

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盖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

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

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玄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宫沼春秋明是非而正至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

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猶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

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歳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

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

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

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終

[illegible]

經綸給自重矣舌上以所以禮以消未加廟乃言

下緩矣下以自重緩以下以自重緩緩上論

一言而不以其事而已合夫宜學

天宜可施於今者以為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之一有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

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修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頻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

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荅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羔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

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修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修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

既獲賜矣而又敢黷乎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雨潦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圮（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藏）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救）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 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雖）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也請

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城）不能知（一作爲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刼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修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奬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

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修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内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 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急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𠩄躬咎雖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滁）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勤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

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滁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本神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十三字修輒一作敢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其政之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殃於一作于修而賜民以雨使賞罰竝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修之願一作幸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
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
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飢殍之民一遇天災
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
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
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輙干神賴
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
及遠邇神之大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
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潁州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慈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

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 一作簡肅公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慭遺公薨忽然其後二 一作三 年卒追前言生死 一作死生 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

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塟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祔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將以明日抵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閤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昔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

在江東寓書眞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祔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别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韋罷縣無歸來客公邪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殁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

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修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涙而浪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埜華雖敷不葯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况於吾徒嗟吾質夫毋不勝纔慕無孺孤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衆議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冝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夭)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朝子

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譏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今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
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
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
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
侑此一罇奠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
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

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
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
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
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遽以沒地
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
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
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修曩在揚屋公爲先進旣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黃祭文

男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禀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

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禄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襃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終

居士集卷第五十　　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哀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秖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

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鍔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露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

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
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
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
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
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
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
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

終仲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辱公知繁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寓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

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多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衒若可愛慕者衆也旣而得其所欲而怠與廹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旣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

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修謹遣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

蒲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予去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予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予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猖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予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予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

惟薦與淡徑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黄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修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禄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登爾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先闡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純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縶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母
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修獲罪于天幼罹孤苦䝉頼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
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褒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
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
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粤元
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
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
一月修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
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修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
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于其親不孝罪莫

夫。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修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楸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迨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

烏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留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輀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

修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修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修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朝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

翣持綍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陪
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爲蕢伸犬馬
之誠臣無任號天擗絶哀慕感切之至臣修西望泣
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一作弔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
史李敭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
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
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唫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

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凉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靡穠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

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閒旣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修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

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

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毁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嬖佚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於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吳大資文（一作長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儔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廬一作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醑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横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敭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
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
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
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
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
公以金童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
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
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毋夫人喪猶在殯而公
已卧病於苫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

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修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修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

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為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尚饗

居士集卷第五十終

外集卷第一　集五十一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携手曲

落日隄上行獨歌携手曲郤憶携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堦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窓中坐

朝聞鷩禽去日暮見禽歸瑶琴坐不理含情復爲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鸞刺繡領粲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温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遣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凛豪雋逸驥臥秋櫪意在騤騤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畧驅馳古今論

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韞

楊戶曹

子聽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胡爲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羨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馬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
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懽相挹
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頗之徒沉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
入市羊駕車談道犀爲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
無爲戀邱樊遂滯蒲輪聘

自敘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爲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轅時士不俛眉默默誰與言頼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闢一作子靜喜一作祈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爲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年常備三歲一作年凶縱令水旱或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情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

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鎰是以比歲屢一作黑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公頼天閔民不責吏甘澤一作澍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横荒堡槎危欲欹岸花落多依草擊汰翫游儵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西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邱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
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烟

二室道

二室對岧嶢羣峯聳嶒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
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烟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屣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荅人語
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窟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岧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沉寥碧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遥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磴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烟雲亂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illegible]

[illegible]元敕命泉惡其名鄙因取美名[illegible]書[illegible]續命泉大書三字立于泉側

烟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顥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松一作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峯岫迤邐蒼烟白雲鬱鬱在下物外之適相與配酌坐石歆醉似非人間因索筆目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刻之

捫石登古壇曠懐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
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
客來依返照徙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
烟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

臯木葉下五首

臨水復欹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臯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搴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檝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

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

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
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疑遠回峯高易
夕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
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輙就飲酩酊籃輿歸
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
欣然復坐酌獨醉卧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藹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
有容愛涼景幽軒為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為懷山中趣愛此嵓下緑
曉露秋暉浮清陰藥闌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
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遥一罇酒此意誰與論
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窓户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
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
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葱翠
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闤闠
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
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緑竹堂獨飲

夏篁解籜陰加樛卧齋公退無諠囂清和况復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長謠人生暫別客秦楚尚欲泣淚相攀邀况兹一訣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別家去去時柳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楊但有風蕭蕭姚黄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折紅緑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遥予生本是少年氣瑳磨牙角爭

雄豪馬遷班固洎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說今古紛紛落盡玉麈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聱憂從中來不自遣強叩瓦缶何譊譊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況吾曹愁塡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疑）自古英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蚼蟧安得獨洒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

飲此鐏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哢翠樹若與幽人親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攲枕送歸雲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窓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

遊魚爲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
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和雎
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凛冽黄鍾催
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
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授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温且舒
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
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剗治爲通衢

旗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 疑 民垂白歌其偶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逕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峙河來齧山作沙觜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洶洶怒而罥舟師弭檝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投沙渚聚沬倏忽爲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惰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公[illegible]平

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
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鯀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
殛遂殛羽山慙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
於姒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
浚畎澮分擘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
免生鱗尾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
淮濟淯漢沔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
古不敢肆凶厲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為害
崩堅決壅勢益橫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

德驅民就溺財隨弊盖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漱洋洋溪一作汪不止滑人奔走若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新石萬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賚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壖浸河濆嗟河

政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並轡登北原分首臨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昔日憩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隩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鬧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罌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鉤真如鉤上下欲顛倒虎牢吏當關譏問名已告滎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明朝已高麾轄車引旌纛傳云送主喪窀穸詣墳兆

後乘皆輜軿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噭
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年去鄭遠記里十餘堠
抵年日已暮僕馬困米槖漸望閶闔門崛若中天表
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棹浪壇遊九衢風埃嘆何浩
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
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别未期月音塵一何杳
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别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惨惻

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篤以朋酒懽寧知歲月適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内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朽篋蠹蟲篆遺文慕鳥迹言干有司知豈顧時人識山陂歲始寒霰雪客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軛

路日百尺[illegible]高[illegible]寸[illegible]心[illegible]已[illegible]山思[illegible]路

送劉秀才歸河內

兩人同時入[illegible]為未歸客
我慕[illegible]從野[illegible]隨風積往[illegible]從嚴霜別酒語長宵
人事苦云變出處[illegible]年酉門山自[illegible]始相[illegible]
[illegible]

古詩二

數詩

一室曾何埽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
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
五鼎期君禄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祕海寓正休兵
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
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山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嵓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平聲）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閡落魄去羇孱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自茲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

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
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叅軍常跨破虎
韉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
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閬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
顛洛陽古郡邑萬户美風烟荒凉見宮闕表裏壯河
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
園嫩籜筠粉暗淥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
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巔青蒼緣萬仞杳藹望三
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

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疑 寒篁暖鳳觜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烟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髻上展簟綠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為歎聲平 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賓府冨文章謝墅從親友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隅不問竹林主仍携步兵酒芬芳一作菲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辟車暮結青驄尾

歲月倏可惜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
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柚烟中黄吳蓴波上紫
還鄉閭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别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纎腰聞四方堂上金罇邀上
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蒲樹落日花光爭
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遥聽洛城鍾獨渡伊川水緑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

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遥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雊東皐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夙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鉏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穎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堵振衣步前楹
愁烟四鄰起烏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蚊復一作聚
薨薨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麈無
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
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陰溼醯雞田
鬱蒸豕鬣固多虱牛閑常聚虻元氣或壹鬱播之爲
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
藻扃金釭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祓豈敢近
簷甍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墻百蟲聚下偃衆

穖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
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
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酲須五斗
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忽憶四一作回馬歸行為一
麾守湘酎自古醇醽水聞名久簿領但盈几聖經不
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郎洗冥安能知
可否聊為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

煩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羈㐲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爲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懽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黃河二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爲憐此水來何處二字一作處遠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

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予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强高歌一曲未終雙涕洒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别已嗟非舊態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别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别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揔之

鬱鬱河堤緑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鸎猶囀舞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

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
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
君難重持東吳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
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
壑千巖不知遠可憐病客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
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
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兌氣高爽清

風颷烟霞破散灝氣谿山河震發地脉揺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蟠潛驚奮鬭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竦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戲鷺濤念時文法容於纖羈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當秋且幸際軒谿誰能兒女聽蟪蛄君方壯歲襟宇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攬可並張翰同逍遥功名富貴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
春深紫蘭澤夏早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羇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餐遊驂喜初結芸扃晝寂寥禁署隔清切
歡言得幽尋況此及嘉節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泱泱
紫萼繁若綴翠苕柔可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鶗鴂

晚泊岳陽

卧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

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窻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春光藹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薫香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一作顏媿相識手持玉斝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

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似荊江夜雪時

惠泉亭 一本序云某啟伏覩知軍學士文丈新理惠泉謹爲拙詩十六句伏惟采覽

翠壁刻孱顏烟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池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自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

泉作主人

過張至祕校莊

田家何所樂簑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萵葉候耕辰望歲占風色寛傜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泉溜塍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有客問行路呼童鷩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棄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煦東浦驚鳥動烟林曙河兼斗沒沓（一作杳）嶂隱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登臨衡（一作蘅）皐積滌（一作除）迥江蘺香露沉行矣歲華晚歸歟勞歎音

自岐（一作枝）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烟火莽蒼無人境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水涉愁蜮射（一作含沙）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彴履

枯梗緣危類猨猱隮淖若鼁黽腰輿懼傾撲煩馬倦
鞭彎攀躋誠畏途習俗羨蠻獷度隘足蹤跳因高目
還騁九野畫荊衡羣山亂巫郢烟嵐互明滅點綴成
若(一作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欝如蓋飛
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舊藥弄光影山鳥囀成歌寒
蜩嘒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廣)巨細得周省晨裝赴徒
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蔻蔻鷄鳴星耿耿登高近佳
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鴐佐烹邑家近夢先
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爲永豈如江上

舟棹歌方酩酊初泛舟荆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羣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西湖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遥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
取始知文景基高罕坐揮長喙喙天下豪傑競起如
蝟毛董吕傕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彊者勝
怯者敗豈較才德爲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
蝗生蝮蝻子丕當初不自耻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
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
咤靁雹生風飆干戈戰罷數功閥周蔑方召堯無臯
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岧嶢圓歌宛轉激清
徵妙舞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或作兩朝看拱木寂

寞繐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嘆而況後世悲前朝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文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鐫鑱成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遒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繰舟行屢備一作被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慙愧無瓊瑤

古瓦硯

甎瓦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非不爲寶玉豈不爲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乃知物雖（一作微）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一作然）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墐户畏初寒開爐代温律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窻共幽邃竹栢助蒙密辛勤慚巧宦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爲有年秋屢實

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扶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
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颸多凛凓
衰顔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籃輿厭朝出
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蹲鴟饋客薦包橘
霜薪吹晶熒石鼎沸啾唧披方養丹砂候節煎去聲秋
术西鄰有高士轗軻卧蓬蓽鶴髮善高談鮐背便平聲
炙熨披裘屨相就東緼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楊
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
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去聲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

天性失仰兹微官禄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墓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聊酒逸螟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啟期爲樂三叔夜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自）瘳舊學頗思述興亡閱今古（一作古今）圖籍羅甲乙魯冊謹會盟周公彖凶吉詳（或作解）明左邱辯馳驊馬遷筆金石互鏗鍧風雲生倏忽豁爾一開卷慨然時拚忭浮沉恣其間適若遂聱耴（一作遨佚）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畢

外集卷第三　集五十三

古詩三

南獠

洪宋區夏廣帡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一作涵春熙耆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獠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崄巇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

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
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
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
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
力欺智畧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陣自
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軍卸甲嶺殺傷范禮賓王崇班等六人落陣死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
融州湄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膚
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逵婦人及孳產驅負

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一
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與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
如虎貔劍戟凛秋霜旌棨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
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
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
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鄭無辜
遭屠糜（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部糧入洞遭蠻賊掩殺及害夫力千餘）嘵咋計不出
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
祖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彌背揮我聆老叟言

不覺聾雙眉吃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頗值采詩官一歎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斵一作斲筍人響空山隨摘茶有時携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嵓蘇綠縟軟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蘂飛面旋日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鬬新

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聲牙揮

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遊盛京洛罇俎陪丞相騄驥日相追鸞凰志高颺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暌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

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
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
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瘴
常憂鵩鳥竄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漢上
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
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
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無恙
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
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

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聱[illegible][illegible]因敢
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粗許煩笞搒
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瀉清漾野稼蕩[illegible]雲晴山開
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
來既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
驚飆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
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

相逢豈能飲惟有淚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况之子傳其全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嵒泉二年遷謫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聽之為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為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爲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爲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殳遭時有事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當衢理檢四面啟有策不獻空踟躕慙君爲我奏此

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摧琴置（一作眈）酒慌若失誰謂子琴能起予

書宜城修水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為使民以說民忘疲樂哉朱君鄣靈堤導鄢及蠻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災）鄢蠻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
啟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
梅蘤入新年蘭皐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
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羣英馳儁軌
方朔常苦饑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閑倦朝市
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棄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
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

官閑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沄沄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稍逐商帆伴祊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楚色蕪尚一作上綠江烟日半一作畔曛客意浩已遠離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蟾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

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烟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東南遍林巘萬壑新流滿小桂緑應芳江春行已晚藹藹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慈簿領困況爾東南遠落帆淮口暮採石江洲暖黄鵠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禹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羣山會炎海積歊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

羣倫固殊禀至理寧一槩駭者自云鷩生今孰知怪
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笴
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予云可
厥趣共垂時畏塗難轉輠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
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鏁天匠染青紅花腰呈裊娜
苟能杯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枝雛貧鹽米尚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
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
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
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
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凛以清
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羣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閤鬱鬱瑞氣盈
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瑶瓊晚趨賓館
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

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烟生主人
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
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
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寀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

數天孼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户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秪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决不疑秉蟊投火况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詵詵最說子孫衆爲腹所孕多蝝蚳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濕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鼙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

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蝻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盖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蝝蕃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亦）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銳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輙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絶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爲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欃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膺

羣臣列丹陛幾位鈇公卿使之東帶立可以重朝廷
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
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
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
嗟我非鸑鷟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
雖恐芳節謝猶忻早凉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
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

所嗟事業晚豈惜顔色衰廟謨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空凛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顔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陵轢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拆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窮剥陽九兆初畫春回百草心氣動黄泉脉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

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絜餔廩期共飽麰麥

賦竹上甘露

稍稍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疑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為衆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莫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斕斑惟有寒梅舊所

識異鄉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爲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
烏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蘂自折清香繁今來
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羣花四時媚者衆何
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艷獨發陵清寒
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此地無此
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
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實鐵裁琅玕長河風色
暖將動即看綠柳含春烟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
醉酣午眠

歸鴈亭

荒蹊臘雪春尚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毰毸頹垣敗屋巍然在署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墻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斸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脉凍不發迸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勾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撾大鼓驚起龍蟄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

出纖趺嫩萼如剪裁卧槎燒枿亦強發老朽不避拏艷咍姹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駑駘千百誰可羣嗟予老鈍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

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 端懿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覘多計籌虜動靜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

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
上馬擘（一作臂）長弓白羽飛金鏃臨行問我言我慙本
儒鯫漢趍雖已久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
風流將此聊為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 并序

某啟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
卿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
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
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

于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别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患文字之不稱思子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寒嵓飛流一作洒落青苔旁斷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

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嘗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峰間聲如自空落瀉向雨簷前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

豈不羨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禀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今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蓊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效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隱愁烟白宿露無光瑶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爲花迷借春色呼雲鑠日一作目恐紅篤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縈空擲愁思一作絲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一作豐樂亭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横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留時泠泠

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邱壑情
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峥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
一徑入叢薄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

幽谷一作豐樂亭晚飲

又遠岫參差亂峯碧
遠蕪際空欄愁思一作繚繞春愁不得高樓去天無幾
春色已呼雲鎖日一作目砲紅瀟灑白春陰彞芳花明處悠悠
白猶露無光碧草放東皇染花滿春園天為花惜
東風吹雨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瞋雷驚隱愁洞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蓑蓑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喈喈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

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爲可自非因讒逐决去焉（一作詎）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韁鏁山氣無四時幽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豔笑而傞賓歡正諠譁翁醉已峩峩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好其（二字一作學甚）同頗因歸謝巖石爲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

來頻谷口雨三家山泉爲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意春春至換羣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穎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爲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

頹垣不數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谺碱或長隨靡迤或瘦露崟嶔陰一作險穴覷杳杳高屏立巉巉後出忽孤聳羣奔沓相參霮䨴若氣融結突如鬼鐫鑱昔歲貶荊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縑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烟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

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嵩山幸不遠薇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且恬辱予贈可愧因詩以自譏

送楊員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羨君舟插櫂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閤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譬驂車而失左右驂
勍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惰逸易安恬
吾既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
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
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
吾嘗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
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
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驚歸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斜陽好廻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緑蔭清晝
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籜舒文繡
虛心髙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慙桃李妖豈愧松柏後
川源湛新霽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滴翠欲溜
況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黄孤禽弄清咮

窺深入牕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
林蔭縟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瀉山風高籟發仙奏
暑郄自蠲渴心閑疑愈疢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
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鹿矧予懷一印未得觧黄綬
官事偶多閑郊扉須屢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
誰邀接䍦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黒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
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樽前樂事更

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楨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 時在潁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鵞鶴銀等事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蕚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疑莫犯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牕靜聞落酒壚成徑集餅罍獵騎

尋蹤得狐貉龍虵掃處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麰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堤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潁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噱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灩灩西溪濶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

人閑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採芳菲耕桑行可閱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
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 二首共一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
雨多苔莓 疑 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廼得暫來聊解
襟清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
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黄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嵒中人弱歳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羨潁水振衣嗟洛塵空祠亂驚烏山木含餘曛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懐古

白兎

天冥冥雲濛濛白兎擣藥姮娥宮玉闕金鎖夜不閉

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綱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賓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摹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

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
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此仕宦不待言
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
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强思此但長歎
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
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黄白閑雜鍮
與銅（真鍮似金 真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羣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烟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

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嵓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
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
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
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
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衣縫蝨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搨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一作求）源橫死紛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根厓冷然鑒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搨迎黃金載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

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啞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瞥然別我去征途指烟霞孤雲不可留淚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頼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窓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

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

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爲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

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怱怱行人起共怨角聲早

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
樂早起前山（一作山前）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垣師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舶破散身沉浮黃金滿篋人所
寄吹簸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秪取斗酒相
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烟寥寥
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
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威怒黃雲愁五更
匹馬隨鴈起想見鄭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卯世

上瀇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烟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斲今朝朱欄横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羣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鬓緑日暮春風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

童頭已白若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爲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黄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斷我罇前今日心當時

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郢筒偶得今十載走宦一作官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手磨礱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挹杳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斷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

衰癃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兩翁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闐然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絶句 臨甍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闈

聯句四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陸經

寒牕明夜月 歐一作夜月明 散帙耿燈火破硯裂冰澌 陸 敗席薦霜笴蠹書浩長吟 歐 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劉 陸 若語倦島可酣飲每頹山 歐 談笑工多轢駕言當有期 陸 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 歐 別愁牢若鎖雪水漸漣漪 陸 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 歐 苑 一作苑 苑

即紛墮何當迎笑前陸相逢嚼飯顆歐

敘聯句 范仲淹 滕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橐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岡焚洶洶洪河擘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滕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携風雲生指顧烟霞寂滕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適滕又若引吳刀劈象謂疑

無隔 范 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頷冰挂陰霤皓月
秉孤隙 歐 河角起彗氣雲鋪露秋碧曉鐔星斗爛夜
匣飛龍宅 范 舞酣霞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
賦刮湘山色 滕 青鮫渴雨瘦素虺蟠霜瘠 歐 清音鏘
以鳴寒姿堅且澤 范 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 歐 一
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 范 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
歐 楚予楊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
易 范 與君斬鼇足八極停震虩 歐 與君刜鵬翼三辰
增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 范 莫使暴虎人屈

我執仇敵_滕尊嚴侯冠冕左右舞干戚_歐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靂

鶴聯句　范仲淹　滕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_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心_歐頡頏縈霄垠飄飆滄浪潯_歐岳湛有仙姿鈞韶無俗音_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_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_滕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_范纖啄礪青鐵修脛雕碧琳_歐巖棲千溪樹澤飲畢朱泠_滕鸞皇自塤篪燕雀徒商參_范獨翅聳瓊枝羣舞傾瑤林

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 滕 靜嫌鸚鵡言高笑鴛鴦浴 范 金清冷澄澈玉格寒蕭森 歐 潔白不我恃腥羶非所任 滕 稻粱不得已蟣虱胡爲侵 范 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鳳沈 滕 風流超縞一作起縞素雅淡絕規箴 歐 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 范 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 歐 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 滕 端如方直臣處羣良足欽 范 介如廉退士驚秋猶在陰 范 幾詒鷹隼鷙羈鞲俄見臨 歐 還嗤鳧鷺貪弋繳終就擒 歐 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 滕 片雲伴遥影冥冥越烟岑 范 長

飈送逸響亭亭疑出一作幽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歐頤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來鸞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
句嘉祐三年見華陽集[續添]

賢侯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踈陳莽
是時春正中來鸞音下上若賀大厦成喜留衆賓賞
原得名因談笑揮墨粲題牓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
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頡而頏吟鐏敞花軒醉枕酣風
幌歐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

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槳波光欄檻明竹飛衣
巾爽珪虛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飇轉綠蕙夕雨
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眞世俗
豈吾倣洙得以爲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
德後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
葉足師仰緈

賢侯謂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端愿

外集卷第四終

摧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遂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烟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鬢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飜池草烏驚傍井桐無憀照湘水冉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護衣薰蕙
草轆轤要劒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
泛渠千里修門對涔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烏起城將
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裛蘭苕惟有淚秋荒桃李不
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

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夜闌流水曲游禊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屢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抛楚畹蘭茗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嗔條怒頼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擊一作筋歌無憀潬浦卧還似詠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客愁花盡絮撲暄條妬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忖要圍

公子

黄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遍來下馬春場雞鬬距鳴絃初日雉驚媒犀撥傳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蕙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烟惟應墻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祕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鈎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瑶花飛雪蕩離愁鶗鴂驚風下綠疇睢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飜如箭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緣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修竹誰同禊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罵〻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碁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鵠飛千里酒滿樓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蘅皐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閤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

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柘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

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奕 昉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一作烽火

遥知纈目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柘

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遥望斗牛横香薰翠被乗青

翰波暖屛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

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馥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荅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斗牛釀一作醲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儵一作儵游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承送壽𤙡蘭燭風驚爐烟籠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𥳑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瀁楫萍如日淮月閑舲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瀼檣烏旟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

歛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艎青渚暫夷猶遥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蕋生光蝶粉花霑紫蜂茸露濕黄愁酲與消渴容易為春傷

即目

李徑陰森接翠疇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緘愁平居草帶頻移孔誰問無憀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墅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尚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日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謡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遥哀猿羌晝晦悲鳩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搴香杜一作杜若江上獨無憀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鷲峯岑絶倚雲斜嵓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踈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鴻驚不及羣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歧多淚始零羞彈長鋏劒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緑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烟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槿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

下弦獨有金人．奇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滁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欹驛使馹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頻川此召行聞拜冠頍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蓮蘭茗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月牙箕行籌酒灩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翩當筵獨愧探牛炙僚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歆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刼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箏音聽已遙千里羹蓴誇敵酪滿池滮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搴香杜一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黄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晩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窻雨不聞

鷤鴂 一作鳩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幰塵鷤鴂枉緣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鉤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烟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腰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烟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潤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墜春烟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簷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遥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

函丈師臨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王一作王衮欣識象卯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瑱蓋共尋幽鳥哢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秦一作桑偏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烟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霙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為憐殘蘂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豔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

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饜鏁歌臺歸鞍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湍寒色入波摇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遥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 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城邉 三字一作拂雲煙 征轅 一作鞍 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 一作舊 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遥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己上八篇居士集上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五字題云送謝希深今本皆作送王學士希深三訛為王耳

外集卷第五終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五

三詩為

題云送謝希深今本皆作送王學士希深字

已上八篇居士集上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五字

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酒馬度雲中關故舊一作府諸同在新年獨未還邊鴈

供帳洛城遙沸雲煙三字一作征鞍鞍一作去冀攀入暉凡外

近臣十三又學士歸闕

